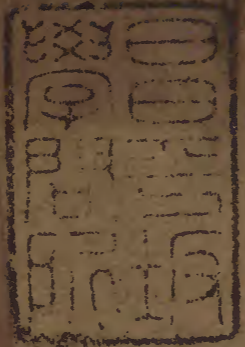


應謚名臣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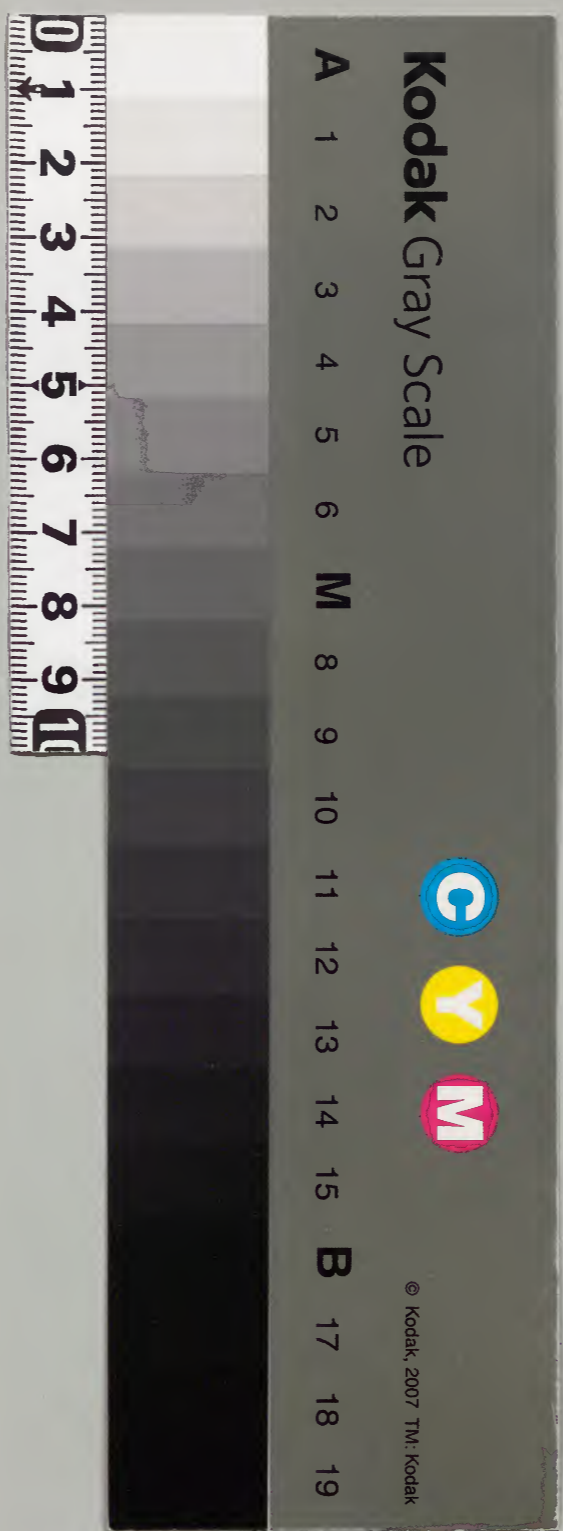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九	八	類
二	三	八	號
七	八	函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八	號
九	七	八	冊
十	七	冊	架

傳記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8	
冊數	7	(1)	
函號	290	7	

290-7



皇明應謚名臣備考錄序

序

武林之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

留心

國朝史學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

朝家掌故以及鄉牒家乘稗官

野史之書多不裒集而刪纂



其富垂及三百卷秘不眎人  
今所刻

皇明應謚名臣錄特甚史函之一  
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  
而貞伯得各僭乎貞伯曰僭者  
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袞而各

鉞善之長而惡之短猶然春秋之  
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各謚  
焉而擬及于不僚布衣者何也  
貞伯曰昔者范平以邑長謚  
文正康誥以隱君謚貞節徐  
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

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占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謚文恭乎胡居仁不謚文毅乎今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西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

畫擬之貞伯曰西先生以忠之錫特典復賜上謚而文臣勞臣与死節之臣顧及俛首出其下昂西先生寧詎晏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陳子曰謚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

閣臣主哀夫既或治之矣而  
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  
謚諸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  
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多地  
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  
一年以前者尚多也議者議

擬者擬駁者駁哀者哀迄于今寐  
如長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  
安在而貞伯代為之鳴貞伯  
曰子孫或束於禁例不敢請或  
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挾故  
挾賢家不挾賢者厭甚煩

苛者索其瑕于是創為五年  
類題之制傳一人而并罷他人  
罷後人而并傳前人此其長  
難言哉陳子曰乞謚者子孫而  
壞謚者亦子孫然則謚將終  
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

以法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者  
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有餘  
也日月可廢則號与謚亦可  
廢也特以愛憎多則不得謚  
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  
而刻深者多則不得謚終察

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  
謚諡百年之故實者少而徇目  
前之州野者多則不得謚甚  
矣謚之難也陳子曰謚難矣盡  
不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  
之謙惠黔婁之謚康出於妻孟

東野之貞曜出於友王通之友中  
出於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  
于穆出於子秦法子議父且不可  
而况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  
師乎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  
惡謚隆則美謚屈貞伯之篡

是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  
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之遺一以  
聽斧扆之斷倘有宏覽博物  
君子相与確訂而廣蒐之諸公  
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  
五卷貞伯已備列史函中

蓋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  
而皆溢也不身書

華亭陳繼儒撰并書





皇明應謚名臣備考錄  
國朝諸臣之易名者

穆宗嘗已五百八十三人矣

今上壬辰予爲禮官問詞曹籍  
復得五十八人已年各益數  
人茲復下所司博議數十人  
者而歲乙卯浙以策士士近

五千人皆披月瀝瀟挾所聞  
以對詳哉其言之也當是時  
主司標宏議爲程而王明初  
公在臬收輿論立傳見西湖  
集中卽有良史翰卿度無敢  
衙官一切而擅素王之華衮  
者矣何意更有林貞伯氏之

月旦在耶蓋謚之私竇如范  
房而最橫者無如其人之子  
孫昔之子孫雖孝慈不能愚  
百世而今之子孫借孝慈以  
啖顯名其口厲於隅虎而其  
陰中密於沙蜮至大噪廣陛  
之上以威制議謚者夫以神

聖若禹難被黃熊以受禪成  
功之稱而假祖賢於堯舜無  
緣合翼善傳聖仁聖盛名之  
聲蚤加之尼父是安得生今  
之日與諸人攘攘而起同遂  
其孝慈之私乎自其濫諛墓  
之琬琰竊名宦鄉賢之蘋藻

已爲名地而俾建議主議者  
交失其守必欲無失應使郎  
宿爲大儀奎璧爲太史執法  
爲宗伯文昌爲宰相上帝合  
明日月親攬其權庶足以燭  
乃肺肝而制胞閭間物貞伯  
人耳談何容易耶予聞之天

君嚴於上帝而七竅明於七  
曜惟虛中者符之貞伯偕予  
遊泮宮而試南宮往來幾四  
十年若愚若虛若不知世法  
之有衡有鑒而操之者一夕  
書成便傳副墨運斤成風剗  
剔立就俄頃而徧詞林揆藻

摛詞之倫罔不汗流僵走謂  
子長孟堅並生一世而妄自  
謚孝慈也者固聲關口無策  
爲幽厲蘇張而躋之伊傅此  
貞伯之天定居然一玄造矣  
籍第令貞伯稍見文人之習  
若帳中有秘將羣兒爭窺其

藏抉皮裏之春秋謀更訂之  
少須臾焉又乘殺青之未竟  
狗尾蛇足不勝載而應不應  
不應應混無所考也其智不  
出一切下哉往浙中十五人  
之咨亦以予爲芻蕘葑菲而  
當野之稗官顧於其人多金

蘭之契輒力謝三緘其口然  
猶剝喙山扉驚狻猊鳥至盡  
搜麓中少逢烏有先生而太  
公逾日其子孫押來猥進過  
情失實之贖強納予麓顧無  
如反命何耳時恨虛名爲祟  
貞伯寧有是耶貞伯幸無是

而尚詣予問所未備世詎有  
函書積三百卷之富而謀野  
者舊君之緇服與若遺臣之  
赤族其悲蛇報而歌烏朝子  
孫可知矣如眉公言願早出  
革除新錄爲之前矛而大書  
特書曰建文君之應號神宗

也春卿議是也其應謚孝愍  
也都尉議是也諸糜爛於衣  
縷擲筆沈冥於補釜唱唄之  
倫應易其名曰某忠某節某  
勇而愍也天下之議是也若  
敖之魂死不稱鬼而稱公任  
子世官有其愧厲焉而彼三

十人雜然先謚於永樂者曾  
不若皎然後謚於萬曆之有  
天矣此外請以一丸泥急封  
史晟堅墨守以待輸攻而海  
內師貞伯之善藏其用者當  
別開一戶續成一編比談之  
遷固之彪有日也將

明世世萬億人公謚由貞伯  
始

主上亦何愛勤學好問獨見先  
識之謚不以加貞伯而美其  
報乎需之而已

友弟虞淳熙撰

京口沈一翀書

刻應謚名臣備考錄凡例

一錫謚自 聖天子議謚自賢執事山民巖居何敢  
妄叅末論伏見年來請錫有疏咨訪有冊下不勝  
其請而上不決于 予聊錄爲傳以備考證敢曰  
美芹之獻

一茲錄專爲應謚者設自萬曆三十一年至今題謚  
無慮三百餘人三十七年禮部會議止二十九人  
擬謚上 聞今諸公論定雖久 俞旨未得並列  
錄中亦以備考且識仰止之一班

一部頒訪冊蒐自各省直人地逼真博咨良富今僅



并蛙之見苦不備其詳然先節行而後功名進真實而黜浮妄表偉畧而薄曲謹則是書立言之微意焉

一名公芳行今畧分爲四門理學則嚴身範節義則重死事次死諫次廷杖次廉退人以事類所以備一事之始末傳或單行品無軒輕功業則有品格有軍功有清望有循良以次叙焉文章雖宗匠必兼節槩及經濟則錄武功謚于國初今何僅僅并及之

一令甲謚法甚嚴何敢越格收錄今似于死事獨寬者何蓋部題死忠死諫諸臣原不以例限故若安南若土木若二正之季控扼流賊永陵之世南倭北虜交証代非無事非有諸君子挺立綱常又何以救寧方夏而反之正故戡亂與狗節事相異而勲相成更何忍分別于大臣小臣而同于名教中起差等也惜是編僅錄其所知正恐遺漏者不少不能不爲於邑

一謚表已往所以勸將來固不敢輕入尤不敢輕出然世有賢士大夫遺于是書外者豈非罪也耶第此心無窮聞見寡隘近之鉅卿如貴池畢司農鏘

凡例  
一 閩中田亞卿一儁江右蔡太宰國珍等憂寐景仰  
而考信無地諸不能殫述至於人推名世而事僅  
詳一二者止就見聞所及刪述成篇雖不足寫名  
碩之萬一亦謹守闕文家法惟博雅君子採擇焉  
一 管見雖隘其在錄中者則袁之國史諸書外叅之  
家狀叅之郡邑乘叅之先正文集萬不敢附會一  
字以蹈欺罔  
一 是錄僅觀壬寅以前臣謚鈔萬曆三十一年以後  
儻有部題補謚或已得請而猶是溷入者草野虛  
舟總斬有道裁鑿

一 傳後間有附論或補本傳所未備不則採名碩之  
格言抒草茅之鄙見言在事中旨在事外非敢擬  
乎罪言要亦備考之本意

一 壬午諸臣大義炳然人人能言之雖補鋤唱頌之  
倫無非昔日干城之寄謚典似不容緩第 建文  
帝謚不加而臣是圖義所不敢出也不佞竊有野  
議不可溷于臣錄中特另爲一集以俟 廟議之  
定

皇明應謚名臣備考目錄

卷一

理學名臣

長史桂彥良

大學士吳沉

學正曹端

聘君吳與弼

布衣陳真晟

侍郎張元禎

給事中賀欽

布政周瑛

布政使張吉

太僕卿胡鐸

副使潘府

教諭胡瀚

尚書許孚遠

少卿孟秋

都御史李中

待詔鄧元錫

卷二

節義名臣

丹陽縣男孫炎

指揮韓成

縉雲郡伯胡深

高陽郡侯許瑗

經歷熊鼎

叅議劉昱

叅政馮貴

叅政侯保

主事陳鏞

郎中史安

都事潘湮

知府劉子輔

知府易先

判官劉簡

副使殷旦

監正彭德清

侍郎王永和

侍郎張塘

通政龔全

通政謝澤

給事姚銑

御史黃裳

御史黃緩

御史夏誠

少卿戴慶祖

少卿王一居

行人司正尹昌

行人羅如壙

禮部郎中馮學明

禮部郎中滕員

兵部郎中雷潛

禮部員外程思溫

戶部主事陳鈍

戶部主事周傑

署丞鄧鑑

寺副馬豫

副使陶成

知縣呂鏞

知縣羅紳

通判高曇

同知郁采

知縣霍恩

知縣王佐

主簿時植

知縣王鼎

教諭孔環

縣丞安宣

知縣熊驂

知縣孫璽

副使李情

僉事吳璟

判官羅明

知縣王祐

巡檢王振

僉事王德

同知黃釧

副使任儂

主事王冕

主事馬思聰

叅議黃宏

知府宋以方

卷三

節義名臣

御史練綱

訓導葉伯巨

尚書錢唐

都御史韓宜可

按察使周新

同知陳諤

僉事陳祚

按察使楊瑄

五官監侯揚源

吏目鄧智

御史蔣欽

御史涂禎

都御史錢鉞

都御史張欽

少卿黃鞏

員外陸震

主事何遵

評事林公黼

行人李紹賢

郎中劉校

行人孟陽

行人詹軾

行人司副余廷瓚

行人劉槩

員外馮涇

郎中王鑾

指揮張英

太醫院使高鏊

學士豐熙

修撰楊慎

編修王思

主事仵瑜

主事臧應奎

員外郎張潔

少卿夏良勝

給事中陸燦

少卿魏良弼

御史馮恩

給事中薛宗鎧

編修楊名

卷四

節義名臣

御史包節

都御史趙時春

中允郭希顏

少卿沈練

給事中沈東

御史王宗茂

通政使徐學詩

侍郎張紳

少卿周怡

都御史林潤

主事劉魁

御史浦鉉

太僕寺卿顧存仁

給事中楊允繩

寺丞傅應禎

御史劉臺

侍郎趙用賢

侍郎沈思孝

學士吳中行

侍郎朱鴻謨

少卿顧憲成

都御史魏允貞

僉事馮應京

卷五

節義名臣

聘君陳遇

給事中傅安

都御史魯穆

祭酒劉崧

僉事王琦

布政使夏寅

郎中莊景

僉事汪應軫

郎中薛蕙

給事中許相卿

光祿卿王時槐

諭德張元忭

僉事王問

祭酒陶望齡

博士王紳

御史陳茂烈

卷六

功業名臣

御史中丞章溢

參政陶安

尚書孫原貞

都御史軒輶

大理卿夏時正

都御史黃紱

都御史高明

都御史楊繼宗

太常卿陳音

知府張寧

尚書雍泰

都御史王雲鳳

尚書伍文定

侍郎潘希魯

侍郎寇天叙

大理卿汪文盛

都御史朱統

侍郎吳悌

尚書朱衡

侍郎王宗沐

尚書王遴

都御史龐尚鵬

侍郎張岳

尚書魏時亮

都御史溫純

侍郎楊時喬

都御史江鐸

尚書馮琦

卷七

功業名臣

尚書楊旦

尚書董軒

都御史羅通

布政使陶魯



少保陳金

都御史張嶺

都御史姚夔

都御史鄒昊

都御史戴書

侍郎林富

尚書顧應祥

布政使戴德儒

侍郎潘旦

尚書周期雍

尚書翟鵬

尚書毛伯温

都御史陳克宅

侍郎鮑象賢

尚書呂光洵

都御史劉燾

侍郎趙孔昭

尚書吳百朋

尚書劉應節

尚書張佳胤

尚書魏學曾

尚書葉慶熊

總督顧養謙

尚書劉東星

尚書孫鑛

卷八

功業名臣

尚書楊翥

少保唐鐸

尚書柴車

尚書王貞

侍郎段民

侍郎范理

都御史左鼎

給事中毛弘

尚書林洋

大理卿陳恪

都御史吳世忠

尚書王時中

大理卿葛浩

布政使張芹

都御史孫修

尚書楊守禮

尚書胡松

尚書楊中行

都御史孫應奎

尚書劉一儒

祭酒屠羲英

都御史熊桴

侍郎方弘靜

侍郎余懋學

尚書李禎

侍郎郭正域

侍郎楊道賓

主事劉元卿

尚書陳學曾

皇明應謚名臣卷之一

錢塘後學林之盛編述

理學名臣

桂彥良

長史桂彥良浙江慈谿人學行純固元末群雄數聘不就洪武初浙江叅政徐本以彥良應薦召見命作香几贊授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言必稱孔孟以明聖學格君心爲務上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而賞罰辟太平未有期也而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欲上大悅稱善上懲

元以寬縱失天下務用重典謂彥良曰法教行而民  
日犯柰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故民  
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又嘗從登內城  
上曰朕比來善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惟人君至公無  
私則好惡自得其當故孔子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  
人上郎書其語揭於便殿楹間他日彥良侍上問  
卿何官對曰侍罪太子正字上曰不然卿帝者師  
也又一日謂之曰今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彥良頓首  
曰臣何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  
足取殆不如卿已遷晉府右長史御制誥文賜之

良以輔導之職莫先格心乃制心圖以獻王十三  
改左長史致仕未幾朝京師上萬世太平治要策十  
二事曰法天道廣地利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脉開經  
筵精舉選慎刑罰敦教化馭戎狄蒐才俊廣諮訪言  
多剴切上悉采用十八年以病乞歸未幾卒所著  
有和陶詩清節等集

先正謂高皇帝時有將無相將若徐中山詩諒  
公旦赤鳥凡凡德音不瑕中山有之迺他日論相  
獨有咨于伯温先生先生之對曰宰相者以義理  
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一言盡相道矣先生尚

自以嫉惡過嚴遂巡遜謝而竟不果相夫不嫉惡  
 則容奸容奸豈宰相事而為嫉惡果隘耶桂公啟  
 聖德平好惡而本乎無私庶即文成論相衡理衡  
 義之心 高皇獎為帝者師簡弼王國何以竟未  
 盡啓沃之用豈是時汪胡方貴兩先生俱有深忌  
 而詆沮乎迨後罷宰相革中書省事分六卿權歸  
 天子 聖祖之睿慮遠矣廼閣員繼簡避宰相之  
 事權而實有代言之專責故閣臣有所不為而非  
 一無可為無相名有相用也閣臣違道是以避權  
 閣臣顧私是以避權攬權避權皆非也安得才與  
 誠合而能為無私者斯能為嫉惡者請奉有司  
 生之遺範以蔡

吳沉

大學士吳沉字濬仲浙江金華人博學善文元末避  
 亂隱居不仕 高皇帝定金華開設郡學延沉訓導  
 洪武十二年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  
 信仲詔為翰林待制沉曰名既誤矣冒昧而不更是  
 欺罔也時國法方嚴人固止之沉不從毅然告吏部  
 請改正部以上聞 高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加  
 眷遇日侍左右備顧問 上嘗與論持身保業之道  
 謂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沉對曰誠  
 然但能行者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聖慮及

此誠社稷永安之道未幾奏對錯悞降編修十三年  
復爲侍制給事中鄭相同言啟事東宮朝臣不得稱  
臣以示尊無二上之意沉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而承天位者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 上深  
納之十五年復坐奏對失旨降涇州縣教諭未行留  
爲翰林典藉尋陞東閣學士召問古道 上嘉其文  
章德業命工繪像以賜因命集古聖賢敬天忠君孝  
親之言以類編輯踰年書成賜名精誠錄仍命沉序  
之又撰千家姓以進嘗著辨言孔子封王爲非禮後  
張亨敬祖其說條奏改正如沉議 上御經筵選講

周書至用僉人拱手進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  
似忠信不可不察 上動容聽納未幾進講後期降  
侍書遷國子博士是時文治大興沉獨謂兵不可廢  
因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詞象有涉於師征者輯而  
類之定爲五篇一曰兵權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  
兵詩五曰兵訓名曰六經師律其論兵禮猶爲確言  
十九年以老疾乞致仕卒於家沉當蓄遠覽志負經  
濟三進三黜而無善愠人以此多之

洪範八政七日賓八曰師聖人何嘗廢兵詩書所載  
兵事不乏當倣公遺意爲之彙解以見文事武備之

相成也此庶幾所謂有用之學  
先生國朝方重儒臣當為一代冠冕

曹端

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浚池人三四歲與群兒出遊不  
妄言笑十七搆勤苦齋自奮不四年通五經益殫精務  
學寒暑不輟坐處足著二磚皆穿破其學務在躬行實  
踐而靜存居多日潛心太極圖通書西銘等篇嘆曰道  
在是矣益玩索不忘有自得處輒親為之注釋以暢其  
旨天性至孝遭父母喪寢苦枕塊五味不入口既葬廬  
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為諸生時詣闕上書請毀淫祠  
年荒勸賑存活甚衆初父雅信佛端為言聖賢之道作  
行夜燭一書獻之其略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

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辨析甚精父因以改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授山西霍州學正居霍十餘年明聖學以訓迪諸生教人以身先為本土子服從其教郡人亦薰陶而化焉方岳貴臣不敢以屬僚相遇至其郡必敬禮之後調蒲州學正蒲霍弟子詣闕爭留上以霍疏先得允宣德九年卒於霍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學者稱月川先生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西銘釋孝經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輯畧存疑錄等書議者謂昭代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潛溪至於道學之傳斷自端始

月川先生勵志甚嚴其窮理篤學庶幾得聖人之憤使人斷然以聖為可學真自先生啟之彭濟物之言不差也嘗考國朝諸先生之學敬軒嚴敬齋純陽明大白沙高吳聘君毅陳布衣胡太僕正雖立教有殊其反身實踐為真有之則一故信今傳後設科待來有以也且夫學以自學非有可講以示人獨文成講學之會特盛然文成得龍谿泰州講之而益光亦自龍谿泰州講之而啟弊决裂至顏山農李贄一派大壞極矣安得真是若河東汚池六七先生之身教俾正學為有託不然其講



是也其人非也亦何取于能言鸚鵡哉

吳與弼

聘君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司業溥子年十九玩  
伊洛淵源至程明道見獵有喜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  
爲聖賢矣遂去舉子業構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闕諸  
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性剛疾惡師  
明道和易以自克遇逆境痛加含忍又乃渾然居恒執  
古禮自度當風頽俗靡中謗訕四至凜然不少變中歲  
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耕茹素一介不妄取與四  
方來學者日衆約已分少以誨之大學士楊溥重其志  
操兩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圖天下之治難矣

原言各目  
吾起何爲天順元年石亨疏薦於朝 上問李賢與弼  
何如人對曰儒者之高蹈明王之所賓也 皇上聘與  
弼誠爲聖朝盛事 上曰善命賢草勅加束帛遣行人  
往聘之勅曰朕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  
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與弼潛心經史博通古今蘊經  
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願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  
眷懷高誼思訪嘉謨企望丰儀以咨啓沃今特遣行人  
曹隆徵爾赴闕仍賜禮帛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  
朕望比至 上問賢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僚輔導  
太子 上曰然與論德賢曰仍乞召至文華殿顧問又

乞與館次供帳已而與弼野服見 上文華殿且辭職  
上命之前與弼前 上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何爲  
不受職對曰微臣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  
過情上塵聖明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覲  
謝今年六十七矣實不能供職 上曰官寮優閑不必  
辭與弼對曰朝廷之職官寮爲重 上曰官寮亦衆不  
專勞先生與弼終不應乃賜文幣酒廩遣內臣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  
允遂稱疾篤 上又諭賢曰與弼不受職者何必欲歸  
俟秋涼遣之祿以終身卿爲朕諭意與弼辭益力賢爲

言 上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加禮 上首肯曰既以  
行人聘郎以行人送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與弼  
乃陳十事以廣帝德一崇聖志二廣聖學三隆聖德四  
子庶民五謹命令六敦教化七靖百僚八齊庶政九廣  
言路十君相同心一德表謝而歸過南京士大夫有侯  
之者多不見有問者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但揺手  
曰吾保性命而已歸未幾亨敗凡與亨交者悉被重譴  
而與弼不及與弼風格高邁議論英偉善啓發人聽其  
言踴躍思奮旁通時務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悉  
諳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辭

官還遭風舟幾覆衆驚怖失措與弼正襟危坐舟定  
衆問故曰吾守正以俟耳父任司成在京時命還鄉  
畢婚親迎後不行合衾禮及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  
刻行追古遠近學者甚衆新會陳憲章餘干胡居仁  
皆出其門卒年七十九嘉靖初巡撫陳洪謨等請建  
祠賜額祀於其鄉

或問康齋先生應聘以出人以此應京之楊氏其  
媚亨然乎否與曰石亨行道知其必敗其不媚亨  
何疑曰然則如番禺志通紀泳化篇諸書所論列  
非與曰非也諸書自尹蹇齋發之康齋白沙兩先

生俱非審齋所好其詆甚力然詆毀雖工卒不能  
直指其比亨何事則康齋無附于亨而跋無門下  
士之媚可知然則因亨薦而出何居曰康齋之薦  
不自天順始正統景泰間屢有薦者所薦之人不  
自石亨始大學士楊溥僉事何自學等屢有薦者  
薦豈以亨重及上以行人來聘君命之嚴臣子  
固無踰垣之義然斯時也亦南陽淄衣之好足以  
勸駕而非亨力能致之出比先生至京所與契者  
亦惟南陽雖瓊山尚未深相浹而何有于亨乎愚  
又觀白沙與張東海書則知先生非獨不媚亨且

有意去亨而惜無其間白沙書曰康齋以布衣爲  
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  
主也惜乎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就職  
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夫去人所知也間  
人不及知也假令裕陵修高廟待陳遇故事  
時得以布衣從容引對兇悖如亨有不首論黜而  
爲校齋者哉惜當時自殿庭一對外更未及再侍  
帷幄是以悟主無機反若虛此一番之出有遜于  
莘野版築之聘是則爲先生所深惜至其進退愈  
明先生心事愈磊落矣又何至媿阿澳恣不羞賤

辱而爲亨稱門下也耶涇陽氏曰陳白沙先生被  
召至京忌者誣其潛作十詩獻太監梁芳得授檢  
討委如所言康齋爲石亨門下士白沙又爲梁芳  
門下士矣其何以爲兩先生至其訟弟一節愚聞  
今山胡公親詣崇仁魯考其世系絕無同胞昆弟  
又奚爭父產而訟之庭而亦誣詆不置故曰至言  
不出俗言勝也盡信書不如無書其是之謂乎

### 陳真晟

布衣陳真晟字剩夫福建漳州人家世貧父業銀匠嘗  
携晟往富家晟時年十一見主人防密語父曰術衆矣  
柰何治此蒙疑爲亟舍去適見貿油者問所獲幾曰日  
贏二喜曰此足養親矣遂事焉一日過書舍聞其師講  
有子孝弟義悅之明日又往聞入則孝章益喜乃請其  
師曰今日所講勝昨爲此言者何人耶師曰昨有子弟  
子也今所講孔子師也晟曰師弟分量固別乃知聖賢  
可法小人願從受學以所贏爲贄師諾之旣稱弟子曰  
吾固以賈養父學則養闕願得每日一受講仍受賈無

肄舉子業嘗一應省試見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自是不復事科舉專務聖賢實學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求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見敬字親切實下工夫此心動靜務專於一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心學二圖一著聖心與天同運一著君

子心法天運總爲之說而條以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自始至終總不離敬以終圖意書上下禮部議侍郎鄒幹不得其說竟寢旣而歸家讀學憲勅諭教規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正教也因採勅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令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當事者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聞臨川吳與弼名往以道相質鬻其家得五金携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行至江西編脩張元禎

止之宿叩其學大驚曰自程朱以後惟先生得其真矣  
許二子亦未是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  
鎮海卒年六十四學者稱爲布衣先生姚鏞列其行祀  
於鄉晟教人居敬窮理先於主靜故平日不爲文字學  
沒後門人掇拾遺稿藏之家名存稿云

真知之行在其中矣已開良知揆體顧其篤行非徒  
托諸空言新建諸門人似少此當以先生爲素問鄒  
球曰布衣之志道可謂篤矣豈待元禎而後印證與  
程朱論敬只當涵養工夫若下學須自窮理體踐人  
先生指敬爲圖所謂得其傳者非耶

張元禎

侍郎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兒時天資英妙讀書過目成誦以奇童名至考亭拜朱晦翁遺像輒留  
心性理之學有所得天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詞  
垣故習晉人字韓歐文元禎意殊不屑日取近思錄  
及諸儒書讀之授編修英宗每掄材必兼軀幹禎  
貌癯然纖弱若不勝衣因上言選士不必狀貌惟其  
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瞻耳諸給事中惡其言  
竟格不行憲宗初上疏請行三年之喪又言治道  
大本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四事豫修實錄與同官

多不合遂謝病家居二十年潛心理學名聞四方廷  
臣交薦皆不起 孝宗卽位召修 憲廟實錄以舊  
勞遷春坊左贊善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  
王道疏幾萬言入侍經筵日講禎短小不滿四尺聲  
音朗徹聞者竦然 上雅意嚮禎命設低几就而聽  
之已遷南京侍講學士念母老復謝病歸越九年  
起脩大明會典尋以母憂去服除擢南京太常卿詔脩  
歷代通鑑纂要未幾改太常卿命掌詹事兼日講疏  
勸經筵當增講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內閣得  
之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方屬意大用未 上

崩 武宗卽位以侍從恩擢吏部左侍郎兼學士爲  
孝宗實錄副總裁屢上疏乞致仕弗許卒於官年七  
十成化時陳選羅倫陳獻章諸名臣宗尚名理頗各  
立門戶元禎中立其間論議慨慷多規切學者宗之  
稱東白先生初入翰林與時宰議不合卽歸卧天下  
想望其風采一旦再起陟清華與後進之士不相入  
爲言官論列恨沒於京邸人尤惜之





賢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叅大政或任經筵  
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祖訓內  
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  
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王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  
或陷主虜廷或惑主易儲嗣或謀爲不軌或賄易后妃  
或邀功啓釁或恃寵招權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  
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在耳目者也宜深戒已往之  
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  
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  
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邪術舉行喪葬大禮正所謂守

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方發其端而頽俗尚仍其舊  
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革去俗樂  
則風俗旣美人心自善矣疏入斥以浮躁罷正德四年  
逆瑾括民田遼東民驚疑思亂義州首發難聚衆焚劫  
大擾然相戒曰毋驚賀黃門鄉人遂請欽往撫之欽力  
疾至衆頓首乞活命欽諭以毋殺人可解俱聽命事遂  
定欽不務博覽專精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  
踐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及小學間里興於行義老更好  
易究心啓蒙理性洞然旣卒鄉人祠之稱曰醫間先生  
子士謬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王政十二事不報辭疾

歸終身不仕

見白沙講學郎解官執弟子禮撤虎臯之勇不過是予讀翳間集想其為人在康節伊川間

周瑛

布政周瑛字梁石福建莆田人爲學先以敬收欽此心然後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施博造詣篤至登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州知州首軫民惑於鬼神著祠山辨又民不知葬祭法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入爲南禮部郎中出守撫州調鎮遠府累官至四川右布政使致仕瑛嘗自撰墓志曰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觀斯道之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涵仕路而初志始奪又謂居官行已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不及知

而暗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先是陳獻章倡習靜之說一時士子宗之嘉魚李承箕得其旨歸居大崖山以老謂靜則心虛心虛則理見土苴六經牴牾禮灑灰稿形骸漸有逃於禪者瑛乃移書讓之曰始學之要以收斂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其學務實

踐不循時尚如此論者謂獻章主靜得聖門宗旨乃其濫觴流於葱嶺不可無瑛之砥柱所著有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并水雲稿金臺稿金陵稿桐川稿臨川稿若干卷藏於家

張吉

布政使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生有美質初見諸生簡擇經傳資捷徑歎曰士當兼通五經今厯厯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遂屏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於是奮然于窮理致知爲務而體驗之於心成化辛丑舉進士爲工部主事時道士李孜省僧繼曉並以妖術得幸會元旦星變吉應詔䟽請親賢圖治修德遠邪劾二人不可幸上怒謫雲南景東府判士官陶氏世握郡符俗漸鄙戾吉至官教民以孝弟禮義民以事至庭必諄

諄曉諭使歸相告語約無再犯陶見吉携圖書數卷  
欲爲置姬侍餽銀器皆力却由是遣子榮來學而夷  
俗漸變作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寘座右以自勵  
忘其身之居夷也弘治初轉肇慶同知以進表詣闕  
主端毅恕欲用爲學憲不果轉梧州知府爲諸生陳  
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使人知嚮往陞廣西副使備兵  
府江甲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創鴛鴦銳偏架弩以府  
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扼要害縱斧斤奪其藏伏之  
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挨牌  
重賞間謀邀截出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東賊  
慄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斬獲甚衆西賊聞之戰  
府江以寧在任七年轉貴州右布政忤權貴鑄二官  
遂歸家居數年卒年六十八吉嘗謂禮之大者有四  
寇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祀煞用斟酌其行於家  
最爲精當居常無可喜可怒之事及利害之際則惟  
義是從無所避忌平生食不兼味布衣屢浣濯弗易  
訓子弟以節儉讀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讀經嘗曰學  
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蚤歲微偏于剛中年克  
養弘裕老且病每旦必正衣冠端坐倦則引几假寐  
所著有理學論六學訂疑古城貞觀諸書



上爲出憂陽并出鐸謫河東運副瑾敗擢福建僉  
事分守建寧獎儒雅雪冤獄政績卓然巡按御史疏  
其事二十餘條聞於朝尋陞其省督學副使校士  
率先名理士風翕然丕變人稱胡道學時同列有故  
詒之者鐸不疑其詐久之媿曰胡公篤實君子也鐸  
爲人方毅自持動必循禮不喜矯矯爲名高亦不喜  
與時遷就嘉靖癸未轉湖廣叅政以內艱歸服闋補  
河南進湖廣右布政轉雲南左時庫中有美金數千  
書吏告鐸曰此無礙官銀也例得歸公鐸曰無礙於  
官不有礙於民乎叱之已晉順天府尹一以禮法

諸請借時得而奏對陳諸不便事 上嘉納焉後以  
進鄉試題遲獨任爲已咎左遷南太僕寺卿地僻事  
簡時註述作典學說約及天文地理律呂兵陣諸篇  
各有辨正別爲支湖文集二十卷又作異學辨其大  
旨本宋儒而折王文成守仁嘗與守仁書曰足下薄  
宋儒以聞見之知汨德性之知知一而已德性之知  
不離聞見聞見之知還歸德性怵惕惻隱之心良知  
也必乍見孺子而後動誰謂德性之離聞見乎人舍  
形性無所住泊舍耳目聞見之知德性無所發竅也  
大學論修身而及於致知則固合德性聞見而言宋



儒居敬窮理之說舉其全足下良知舉其偏且謂良知現成不費磨煉愛親敬長之良知必要於達之天下不屑簞豆之良知必要於高而不愛誰是良知而現成也者是時鐸在南京久上念鐸問白面官安在又曰好個胡鐸於是部推刑部侍郎命南下而卒詔賜祭葬蔭子蓋異數也先是大禮議起鐸與張璉同舉戊午實深相得璉首議必考與獻王鐸是之璉遂要鐸同疏爭鐸寓書曰無遽聞聞之必有漸聖賢作用合於禮亦不拂於情今日之議有皇上之請請太后之情有元老之情有羣臣之情有萬民

之情有日後之情婉轉體貼使其情不拂然後從容以獻替之求其禮不悖可也支子後大宗所從來以一人關天下之口必相爭爭則羣臣之言拂以激怒明主大則戮小則杖最下削籍矣無乃折諫官之氣以大拂輿情乎天下沐浴于孝皇十八年之澤如考妣之不忍忘聖主嗣服之初當示天下以公考獻王其迹似私考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大廟則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驟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入太廟則有位次將位於武宗上乎位於武宗下平生而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

昔者魯嘗躋僖公矣而異日恐不少魯臣之徒也其說未可遽聞於上必數年之後羣情盡已貼洽而後徐以入告默爲轉移則義起之禮一洗千古之陋考諸三王而不謬質諸後聖而不惑此真聖賢之作用願兄圖之若兄有終南之心則早闕於上而已矣璉議竟上羣臣固爭鐸復書曰吾欲斟酌而發使其言之必行公不能忍遂輕發以滋衆口人各錮於所聞是此禮永無白矣雖然發其端不可不竟其說今當明目張膽奮不顧身以成其禮之是上旣下璉議與羣臣廷辨璉以南京主事召入鐸方起復入京

師璉又固要鐸同疏以諍鐸復謝曰理勝者不爭於是再與璉辨繼統之義曰今禮官之說謂皇上以小宗後大宗宜重大宗降其小宗此泥於戴記宗法之論非也足下復引大宗小宗爲辨其間不能以寸夫國有統家有宗嫡長子承王者之統其次適爲族人之宗故夫宗法爲卿大夫公子設也君統九族不爲九族宗何也有位則統無位則宗君不與族人爲宗懼褻尊也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以不世故以小宗後大宗君無爲人後之禮也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若國統絕而立君寓立賢之意不必論其行輩雖從

祖伯叔皆可雖適子亦可繼統與後宗原自不同條也子云上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其言精矣天親不可以人爲父改而稱叔侄改而稱子非天叙之典也某謂皇上承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可謂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豈不名正言順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耶或謂以孝廟爲伯考則太廟無禰不成禮矣不知伯考在禰廟之班

何謂無禰但考獻王後必有稱宗入廟之事竊謂或興國或京師另立一廟春秋與九廟一體修祀義不得入太廟願公豫發其議以杜小人逢迎之隙去支離之言先入廟之防軾目以觀大禮之成耳某非委難於人兄之一夔自足固不必我也及大禮議成上伯考孝宗皇帝考興獻王加帝謚詔播天下摠謝鐸謂賴鐸贊之決庶幾得成禮鐸報曰門下以一人挽天下已成之議如倒囊吐穢極其痛決然而元氣亦從此傷焉今惟有勸皇上召還議禮諸人養以和平之福則善若盡情直行申商之續也可不

戒諸可不勉諸

林貞肅曰支湖議禮亦以羅山爲是卒不附羅山以希終南之捷講學亦以伯安爲超卒不附伯安以操紫陽之戈立不易方巽以行權公真深於易者哉我朝理學諸公皆鼓舞天下人士而樹之名至於闇然自修不乘世而闢捷則支湖一人而已

潘府

副使潘府字孔脩浙江上虞人自爲諸生讀濂洛書慨然有志聖賢成化丁未進士 憲廟賓天 敬皇踐祚哭臨二十七日禮官請如制易服 敬皇素服如故朝臣服吉者皆趨出易素百日又如之禮官愈請從吉府乃毅然抗疏勸行通喪其畧曰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堯舜以來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用此道漢文帝事不師古遺詔短喪景帝苟從網常墮地晉武帝欲不能行魏文帝行之不能盡宋孝宗銳志

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能行於上不能行於下未足爲聖皇之達孝也。憲宗皇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至愛由衷痛切肝肺柩前卽位三請始從麻衣視朝百日未改此一念天理之發也伏乞力排群議斷自聖心定爲三年之喪詔禮官博士參諸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合於古不戾於今行於上可通於下則大本以立大經以正子化於孝臣化於忠使天下萬世仰爲三綱五常之共主顧不偉哉。剴切數千言有原皇明祖訓沮之者府不聽疏上衰經待罪詔輔臣看詳並泥成說禮部侍郎倪岳獨贊

決之定儀注三年不鳴鍾鼓不受朝賀朔望宮中素服舉奠梓宮發紉府獨衰經哭送衆皆目之由是敬皇孝敬感動中外廟謚爲孝皆自府發之而府名重海內矣出知長樂五年有惠政遷南京兵部主事陳軍民利病七事父憂服除補刑部值旱蝗變虜深入孔廟災上內修外攘以謹天戒疏又上救時十要多見採納其言元世祖不宜列帝王廟木華黎不宜從祀功臣吳澄不宜從祀孔廟時雖未用至嘉靖中悉如其議以毋老乞南再疏得請改南兵部歷武選郎中尙書馬文升去兵部掌銓素知其賢超拜廣東

原前名曰 卷一  
提學副使奉母以往值歲大比考校嚴明士習大振  
時滇南晝晦七日楚婦人鬚長三寸上弭災三術疏  
不報尋以母老乞歸舍未下輒板輿就道僚友追餞  
嘖嘖稱盛事歸無何母卒會逆瑾亂政遂堅卧不起  
嘉靖改元臺省交薦進太僕太常少卿致仕兩上疏  
謝因言脩明聖學及中興治要惓惓忠愛老而不衰  
卜居南山踰二十年闢南山書院聚徒講學遠邇鄉  
慕布衣蔬食足不入城市唯修正五經四書傳註及  
周程四子之集叅伍考訂凡爲書二十餘種所著素  
言士類鏡傳誦之卒年七十三部使者請於朝特賜

祭葬蓋以能翊贊 敬皇之孝出特典云

南山先生之品故有定論其宦蹟抑何磊磊也余  
嘗謂先生請行通喪羅文毅諫奪情俱剋起本朝  
百年一人 又按後世通喪所以難行止礙于古  
諒闇不言冢宰揖政之制蓋深虞大權旁落遂創  
爲以日易月之說以變古禮之礙不知三年之喪  
非以禮縛人孝子仁人之至情謂不如此則不足  
報罔極于萬一記曰先王制禮不敢或過焉者正  
恨其情無窮而禮尚有限也夫縞素可以視朝戒  
嗇撤樂可以明制喪不廢禮朝不廢政真萬世帝

王通喪之典可行可守之常法又何必束不言之  
末節沿襲短喪之陋習乎故曰南山先生百代  
人然非我 孝皇又何能斷然採用其說立世世  
帝王綱常之皇極也哉

胡瀚

教諭胡瀚字川甫浙江餘姚人胡鐸從子也自幼承  
家學動必以禮年十八王文成與鐸論致良知之學  
反覆終日瀚侍忽躍起曰王先生之教劈破蒙愚矣  
文成喜而語之學授以傳習錄博約說曰歸而思之  
於是覺津津有省其從父鐸召語之曰孺子知學乎  
學在心心以不欺為主瀚應曰唯唯於是日從事於  
求心悟心無內外無動靜無寂感皆心也卽性也其  
有內外寂感動靜之不一者皆心之不存焉故也作  
心箴圖以自課就質于王文成文成大喜曰此吾小

友也乃梓行其圖箴以示學者學者爭重之瀚益自信危言篤行繩檢甚密文成坳諸學者紛紛互講文成良知之學其最盛者山陰王畿泰州王良安福劉邦采未豐聶豹四家子弟各有疏說駸駸立爲門戶於是海內議者紛起瀚曰先師標致良知三字於支離汨沒之後指點聖真真所謂滴骨血也吾黨慧者論證悟深者研歸寂達者樂高曠精者窮主宰流行俱得其說之一偏且夫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劉君亮之分別太支汝中無善無惡之悟心若無善知安得良故言無善不如言善天泉證

道其說不無附會王汝止以自然爲宗季明德又矯之以龍惕龍惕所以爲自然也龍惕而不至於自然則爲拘束自然而不本乎龍惕則爲放曠良知本無寂感卽感卽寂卽寂卽感不可分別聶文蔚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似又偏向無處立脚矣宋儒學尚分別故勤註疏明儒學尚渾成故立宗旨然明儒厭訓詁支離而必標宗旨以爲的其弊不減于訓詁道也者天下之公道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何必自標宗旨哉然瀚之學實以求心爲宗其言曰心性之難言



久矣混而一之則其義不明離而二之則其體難析  
譬諸燈然心猶火也性則火之光明又譬諸江河然  
心猶水也性則水之濕潤然火有體而光明無體水  
有質而濕潤無質火有體故有柔猛而光明無柔猛  
水有質故有清濁而濕潤無清濁火之明水之濕非  
一非二此心性之喻也故性只是一個天命之本體  
爲帝則爲明德爲至善爲中爲仁種種皆性而未嘗  
有外于心之靈覺靈覺之心天性存焉然不免有形  
氣之雜故虞廷別之曰人心道心後儒亦曰真心妄  
心其曰道心真心則順性而動心卽性也其曰人心

妄心則雜乎形氣而出心不可謂性君子之學能存  
其心便能復其性矣初瀚著心箴圖列而爲五曰心  
圖指本體也曰存曰死曰出入曰放心各有箴而功  
以存心爲主其箴曰心幾最微淵潛天飛曾云三省  
顏曰不違孟書有事異趣同歸心如穀種用事栽培  
澄如秋月和如春暉太音希聲玄酒在盃喆人知幾  
守而弗虧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其精進如此晚年造  
詣益篤每提本朝儒者曰文清之行粹然師表求其  
卓爾之見一貫之唯似隔顏曾一級文成明睿學幾  
上達若夫動不踰矩循循善誘猶非孔氏家法白砂

自得煞有曾點之趣而行徑稍涉于孤高敬齋鎮密似有子夏規模而道業未臻於光大孟子願學孔子而於顏閔猶曰姑舍吾於四先生亦云識此可以觀瀚之所造矣瀚又嘗移書王畿曰講學以言不如講學以身鳳靈于天下不獨以雖雖之聲也身有六德耳鸚鵡能爲人言終不可爲人徒有其聲也文成先師之學本是無弊徒以吾黨言清行濁見疑于天下因使天下致疑於先師又何貴講學也願足下爲六德之威鳳勿爲能言之鸚鵡畿得書不荅瀚不求仕進蚤以恩貢就華亭訓導再爲崇明教諭歸家三十

年築室今山著有今山集一百卷行于世吳門學者至今稱瀚以爲安定先生遺範云

今山公聞道甚早其生平尺度最嚴徃疑其得於叔父支湖公家學使然今考其心圖所訂皆文成先生旨也支湖異學辨大畧以析象山者析文成而近世一切辭脫之學又更爲文成築謗矣余故因傳今山聊叙次其辨革數家之旨而追惜末流之弊習非文成之遺教也則請以公之言一券也

許孚遠

尚書許孚遠字孟中浙江德清人也少負志不群雅好  
聖賢之學既舉於鄉益日交遊從事講學嘉靖壬戌成  
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督龍江閩瓜儀河道故事運舟  
入閘例輸米舟五石名爲纜價孚遠思革之不可則止  
收米一石得米四千石以千石築堰千石賑貧二千石  
建倉貯之備不虞頌聲著遠近尋詞南考功又明年調  
北稽勲先是冢宰莊肅胡松任南叅贊孚遠會議汰營  
兵與松意合至是時相引欵語諸僚聞之皆側目會莊  
肅卒蒲州楊博繼之楊素不喜講學孚遠非所善也隆

慶改元大計吏京官黜者共四十一人而浙人居多孚  
遠有後言傳聞之不喜因移病歸後三年新鄭高拱起  
掌吏部與華亭徐階隙痛抑講學者推孚遠廣東僉事  
時廣有倭警而盜李茂許俊美復張焰海上爲聲氣孚  
遠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領身率二軍薄賊營  
兩魁大懼愿縛倭自效適游擊某將掩降希功兩魁逃  
去孚遠知事急即身航海抵賊舟許以必生賊衆羅拜  
掩泣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人報上詔賜金旋轉閩臬  
會新鄭罷復閩察孚遠謫兩淮運判萬曆二年擢太僕  
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告歸遂丁內艱服闋

補車駕郎時江陵張居正秉國嘗往謁江陵問及馬政  
孚遠慷慨條議大約謂富戶養種馬重負累不堪戰徒  
毛色佳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騎隊踰萬  
匹厚給芻豆豪貴占恡者多是皆可裁因陳便宜四策  
初江陵亦漫爾致詰不謂孚遠響應無窮遂卓然深契  
焉時夷陵王篆附江陵凡有遷除欲自居德一日倡言  
於衆謂忌者欲處孚遠以府若託申閣學居間或可免  
而孚遠拒之甚力於是遂出守建昌益持廉謹敦尚教  
化政暇不廢講學未幾鄒給事元標特薦遷陝西提學  
副使時舉人王之任鄧元錫劉元卿皆積學不仕孚遠

後書薦之當路後三人皆得徵三年轉應天府丞計築堤高淳堤成民悉得耕耨饒獲者數千家會都御史李材以滇事被逮孚遠與李同年又以講學相知因投揭諸司申救而南言官遂論劾詔降二級歸後起廣東僉事歷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浪傳乞封本兵石星議許之衆論紛紜孚遠密募死士往彼偵視悉得其詭謀并諸酋相讎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中策不可輕與封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孚遠中策也已饑民嘯亂劫會城諸司避匿孚遠開門待之陰授方畧捕治渠魁三人遂定有同知某貪甚廉實欲

其劾疏會直指其人直指鄉人也遂大忤時李材已戍閩孚遠時時與講學向慕之材負勢以開府禮見衛官直指因條議閩中事語頗侵孚遠朝議兩解又二年轉南大理卿尋進南兵部右侍郎時倭寇未平贊尚書料理諸兵事稍暇又盛講學與禮部楊啟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適宦南都借講學造端益肆垢詆未幾改北兵孚遠抵清源聞之以病乞休五請得允歸家不植生產清望益著日孜孜惟以講學爲務大都學宗陽明然所講者非良知派也生平質直無藻飾乏委曲事至立斷每以身驗所學遇人無

厚薄咸吐誠實蓋自謂學所得如此卒予祭葬贈南京  
工部尚書

李見羅公之學特揭修身爲本曰一步離身卽忝到  
上帝邊去亦末也可謂邊幅最實矣及戍閩中尚有  
未鍊之心性而許公與之聲名相期因之取議許公  
論學其曰今日無可言說惟有一念純誠立行不懈  
蓋篤行君子也而心未嘗不才見羅故論人嘗以才  
爲上品次之夫品奚可以才駕也公蓋有感于南北  
兵興之際而蘄爲當事收一青也公之學方而圓用  
之矣

孟秋

少卿孟秋字子成山東茌平人登隆慶辛未進士授  
昌黎知縣陞兵部主事管山海關歷尚寶司卿卒秋  
學宗姚江而于性善之旨獨深嘗讀王畿天泉善惡  
並提之說則深以爲非謂知則知是知非亦可謂意  
有善有惡則不可作證道續說以辨之又以人性本  
善孔子教顏子只在性上做不在過上做惟性善之  
旨日晦入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不過渣滓  
尚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遷善之間玩天理而  
不肯直從戀人欲而不肯盡去人欲無窮去一日生

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  
不知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官都下與新安孟化鯉  
以道義相切磋日聯舍叅質公暇徒步過從飲食起  
居悉共焉時人稱爲二孟秋嘗舉兩端一貫之說以  
語鯉曰分之兩端合之一圓鯉不然之秋乃爲之解  
曰盈天地間只此兩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道器之謂兩端之說也是故曰微曰隱曰不  
覩不聞曰未發之中曰大本曰神曰虛曰靜曰則曰  
宗皆道之一端曰顯曰見曰費曰喜怒哀樂曰發而  
中節之和曰達道曰化曰實曰用曰動曰物曰感皆

器之一端合而言之費而隱也微而顯也喜怒哀樂  
不覩而不聞也未發之中卽中節之和大本非先達  
道非後也神者化也實者虛也靜亦動動亦靜體用  
一原者也不誠無物有物必有則也寂非內感非外  
也無二時無二界合外內之道也故道外無器器外  
無道程子所謂道亦器器亦道者此也故曰我叩其  
兩端而竭焉天地間止此兩端兩端卽一貫也時行  
物生卽是無聲無臭維天之命便是上天之載故其  
論學云只在透性初令昌黎實意爲民最爲民利者  
在平驛傳一事先是馬驟車牛四項軍徭地糧相同

原前各目 卷一  
十五  
十五  
而出辦有多寡民輒至破家秋計貳徵銀總收在官  
按項支銷民甚便之及主事山海關條陳薊鎮事宜  
云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  
林以永平一帶無重臣鎮之故也莫若以遵化巡撫  
移永平永平兵備移山海衛庶重臣所在重兵隨之  
虜將不戰而懾關故多緣爲姦利擅出入秋嚴行屏  
絕或諷其少寬秋曰關禁例至嚴守關猶守心所以  
防閑奸邪不使入吾中夏如守心者一不嚴則名利  
之念入之其乘日而竊發混然莫之覺矣秋不忍以  
職掌阿市猾也然卒中蜚語罷歸秋之歸也與其妻

共駕一牛車人嘆曰昔年居此者黃金蒲載身名俱  
享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爲也秋怡  
然簞瓢陋巷若將終身焉司馬許孚遠嘗過之歸而  
語人曰過張秋訪孟我疆之廬盈丈之地屋瓦數椽  
其傍僅斬茅爲別舍風味大江以南未有也後起尚  
寶卿益篤鷲躬行介節自持縉紳大夫多矜式之稱  
爲我疆先生

改過是入聖第一關如鏡去翳所以全其鑑日月  
去蝕所以復其明今止在翳上磨翳固非心性本  
體然不去翳則鑑終不自明而性終不自復也使



人忽工夫馳躡等先生之言信非下學入手語然  
先生兩端之說最上一層寔在最下一層中見得  
下卽是上學卽是達在過上做何嘗不卽在性上  
做豈有二耶觀其行已甚介守心甚嚴得先生之  
身教者庶可察其言之無弊不然則又流于禪家  
者流而失其旨矣

李中

都御史李中字子庸江西吉水人少受業里老儒楊  
珠珠篤行長者授經里中以解釋考據名家然自謂  
所學不在是也晚得中與語悅之曰吾學本之明道  
明道其醇也吾未嘗語人聖人與人何異爲之而已  
于是中慨然有志聖賢之學遇大雪食盡室無煙火  
讀書不輟從其父官湖廣遂爲景陵諸生受月廩則  
散鄉之窶人鄉人德之正德丁卯舉湖廣鄉試第一  
甲戌舉進士吏部舉試臺諫不往授刑曹郎上疏言  
今大權未收儲位未定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

應請各目 卷一  
李中一  
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  
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  
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此道之不明不行而 陛下  
之心惑於異端故也竟奪官謫驛丞以歸聞者歎息  
曰子庸辭言官不就乃顧以言去耶王守仁鎮贛州  
檄諮軍事及擒宸濠用以決策辛巳 世宗卽位詔  
叙復舊官壬午擢按察僉事剛正不阿忤都御史張  
某爲所劾朝論直之不行癸未晉副使提學廣西乃  
曰蠶書所謂迪正道崇正學吾之責也于是擇諸生  
處五經書院勸講無怠人多嚮之累官廣東右布政

時巡按御史欲罷南海番禺吏六十人驗無實而直  
之御史不樂又都御史令以千金贖所親喪執不可  
故事平大盜布政具宴各遺賂數十百金中獨舉宴  
不以賂于是都御史與御史交誣坐不職謫叅政四  
川至數月乞休去人問之曰士君子行止自有家法  
所謂家法吾心天理是也吾豈有他意氣焉嘉靖十  
八年起僉都御史撫山東政務大體責成有司擒河  
南黠盜關繼先讓功不居二十年陞右副都御史督  
漕淮上明年卒於官中體貌端重危坐終日望之儼  
然至當事決疑不避利害得失持正不阿人尤難之

仕至大官朝夕常不給居憂時欸留門人貸米以爨  
斧浴器爲薪會日暮竟不及飯而別中早聞學以求  
仁爲大本閑邪爲入門直任天命流行無事安排而  
心中洞然無畔岸爲實際處謗不辨見忤不嘖晚年  
益肫肫於隱修默省而以虛談爲戒卓然有道君子  
云

鄧元錫

待詔鄧元錫字汝極江西新城人自幼穎異志廣莫  
羈喜觀經典墳史年十九從羅汝芳學大透陽明良  
知旨一時咸驚以爲絕倫嘉靖乙卯赴鄉試主考嚴  
某得其卷大喜曰是明天道而察民故者使宋儒可  
作亦自神乎遂登賢書第三錫念母年高而孤已遠  
遊萬里外如承歡何遂杜門潛修曰老母頽齡爰欲  
篤溱開之志修菽水之歡輟北上矣諸非以文學論  
議相切磋者不敢與聞亦不敢請見邑侯高素推轂  
元錫爲勸駕竟謝卻不受已學于鄒守益業益進嘗

受徒講業于天峯日督同志者相與作興此學時心  
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  
統桎梏也元錫懼謂九容不脩是無身也九思不慎  
是無心也日辰起群諸友靜坐令收放心至倉辰次  
弟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在門者彬  
彬須有造已撤所居室爲先祠損已田三百畝爲祭  
田萬曆初南昌知府范暎疏薦錫于朝南京祭酒趙  
用賢疏請徵元錫如崇仁新會例其畧曰鄧元錫飭  
躬勵行志希聖賢少舉鄉試眷母六年絕意仕進杜  
門著述其方嚴介潔行旣不爲詭隨其潛心積學才

實堪于經濟處之禁近可備採擇用之郡縣當爲循  
良宜下璽書徵之旨下吏部移文有司起送部試元  
錫以疾辭未赴己丑貴州巡按王某復具疏請徵詔  
下元錫復以病辭部覆其學行純備人無間言跨俗  
守貞不希榮進逸軌可以作人聖世無容遺棄 上  
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造廬敦趨元錫不得已應徵  
會至中途疾作具疏辭卒所著有五經繹函史三禮  
編潛學稿行世元錫學不宗一家本原於程朱而取  
於新建其踐履篤實鄉邦重之初錫傷富家苛刻  
建立社倉不問豐歉歲有常數薄收息以資耗而鄉

民耄者聽其貸而不取息其人歿卽以所貸爲助葬  
每歲臘春耕發社以爲常無問寒暑必躬履其地  
給之人尤譚其義舉

從來隱士出山皆有所建豎伊傅師尚父尚矣其  
次如四皓羽翼惠帝卧龍成功鼎足李長源復唐  
舊物俱炳焉可述至我朝吳康齋應聘無絲粟  
之效而遽乞歸迄今惜之鄧公三薦後出庶幾南  
陽之踪而中途物故空塵薦剡豈隱士獨不利於  
我朝耶科目興而薦辟廢間一行之又不收其  
用於乎辟召之典其不復舉矣乎

